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

二十一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武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陳炳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一

明 何良俊 撰

棲逸第十二

余好觀莊生言見其輕詆舜至比之卷婁又言堯往見
四子甯然表其天下太過或者以為寓言也然太史公
稱由光義至高箕山有許由冢似誠有之世言隱士率
多避世不然夫古有鑿坏築巖之徒漢興猶傳東園綺
季東都有嚴光周黨斯其人豈必盡衰世哉蓋鍾鼎立

園亦各其性生也惟有道之君優顯異節隱士乃著若
汙濁之世雖神龍威鳳猶隱鱗藏羽則隱士常數倍於
平世由不自見史傳所載什一耳余所取不必盡嚴數
之士蓋達情任運冥心出處者庶幾孔子之所謂時古
稱陸沉金馬門即藏史漆園皆遁世也其視後世以終
南為捷徑既專一壑聞車馬而驚猜者相去何如哉昔
謝萬作八賢論孫興公以為體公識遠則出處同歸世
以興公理為得不誣也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負貴

不如賤但不知死何如生耳為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

云當如我已死與同好禽子夏俱遊五嶽名山不知所

終

魏隸高士傳曰向長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通老易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

輒受之自足還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

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

三輔決錄曰仲蔚扶風人

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沒人

蔣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

名之士

司馬彪續漢書曰蔣詡字元卿父喪弔者盈門後母疾之不得止舊廬自作小菴於側往如舊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

謝承後漢書曰鄭敬字次都釣於大澤汝南先賢

傳曰鄭敬隱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方坐於陂側隨杞柳之蔭鋪茅蔭為席

與同郡鄧

敬折芟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葦門

琴書自娛

謝承後漢書曰敬閒居不修人倫新遷都尉逼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

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此青木汁耳辭病隱處精學蟻陂中陰就廬延並辟不行

王君公遭亂不去僧牛自隱

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為之語

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為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

詐狂僧牛口
無二價也

王仲子為大司徒司直以病免歸後徵至滎陽疾篤不
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

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

范曄後漢書曰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

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
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良妻曳柴從田中歸恢言我司徒
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范史雲學通三經常自賃灌園

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

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伯休歎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

為乃遁入灞陵山中

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京兆灞陵人桓帝以安車聘之康辭安

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遁以壽終

袁夏甫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復為戶自牖納飲食旦於室中東向

拜母母思夏甫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妻子莫得而

見及母沒不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

范曄後漢書曰

表閔字夏甫高祖安司徒曾祖京侍中祖彭議郎父賀彭城相閔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達隄並貴盛數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劉荊州

劉表已見

數請龐德公德公不為屈乃就候之劉曰

夫保一身孰若保天下乎德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

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取

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

管幼安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筚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孫公和

孫登已見

清靜無為好讀易彈琴頽然自放觀其風

神若遊六合之外魏末居北山中以石窟為宇編草自覆阮步兵見孫被髮端坐巖下遙見鼓琴自下趨進莫得與言阮因長嘯與琴音諧和公和嘯和之妙響動林

谷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郡名

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道學傳曰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

在往而不返故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

王右軍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時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諸人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王同好

張鷹隱居顧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為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陶處靜年十五便服食絕穀家累千金僮客百數處靜終日端拱絕不婚宦居臨湘縣山中立小草屋裁足容

身有時還家設小牀獨坐不與人共

晉中興書曰陶淡字處靜

劉子驥虛退寡欲志在棲遁

劉驥之已見

桓車騎請為長史

桓冲別傳曰冲字玄叔溫弟也累遷車騎將軍都督七州諸軍事

劉固辭車騎因到其

家劉於樹條桑使者致命劉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

詣家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
言話父使驕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車騎敕人代
驕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稱
美至暮乃退

郭元瑜少有拔俗之韻隱居巖谷

晉書曰郭瑀字元瑜敦煌人隱于臨松

谷張天錫遣使備禮徵之

張資涼州記曰天錫字公純安定烏氏人張耳後也祖軌涼

州刺史值亂據涼土天錫篡位自立為涼州牧

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

可籠哉

天錫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

四海待拯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不救先生懷濟世之才故遣使者虛左授綏

索偉祖虛靖好學不應州郡之命

晉書曰索襲字偉祖敦煌人

太守

陰澹嘗造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魚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志忘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謚為玄居先生

戴仲若

戴顓已見

以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

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宗少文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王長史王敬弘已見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

周道祖閒居樂志好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時人謂之尋陽

三隱

沈約宋書曰周續之字道祖鴈門人過江居豫章建昌縣徵太學博士不就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

處之美因為之注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鯁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暢於冥內體遠形於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大不智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

廢言碑太

尉掾不起

王敬弘

已見

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

王東山

周續之以身不可遺餘累可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

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

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

老之將至淳之還反不告以姓

宗書曰孔淳之字彥深魯郡人祖愔尚書祠部

郎父聚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高尚愛好墳籍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江湛舉王景玄為吏部郎

江湛王徵並已見

王與湛書曰君平

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笑之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閭十餘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堦

王僧達禮致褚元璩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丘珍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

舉棲冶城安道入閭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淖霞
之人乃可斲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
望其還策之日斲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王荅曰褚先
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
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嶺積數十年近故要
其來此冀慰日夕比談討芝桂借訪薜蘿若已窺烟液
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蕭子顯齊書曰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

人少有隱操孝建中徵議曹從事不就齊
太祖即位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褚元璩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婚婦入前門褚

從後門出遂住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

都上清六甲經曰王仲都西漢人也少修道德孝文以積寒之日令仲都單衣載四馬於上林昆明環水而

馳御者厚衣狐裘而寒凜垂死仲都色曾不變體和氣溢如焰盛暑圍以烈火亦不汗後不知所之

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

劉靈預

劉蚪已見

詔徵不就竟陵王

子良

致書通意劉荅曰蚪

四節卧病三時營灌暢餘情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

寧非唐虞重恩周召宏施蚪進不研幾入玄無洙泗稷
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間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
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嘉軾畫之義

庾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臨州獨重幼簡餉

麥百斛幼簡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斛毛之

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

矣辭不受

齊書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徙居江陵
永明中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

顧長孺有隱操

齊書曰顧黯字長
孺吳郡人有隱操與顧景怡顧歡俱不

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
取食

宗敬微

宗測已見

嘗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

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金寔致江鯉但當用天
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

豫章王辟宗敬微為參軍宗曰測性同鱗羽愛止山壑
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
今鬢已衰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

魚復侯

子響

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

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

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南史曰測居江陵欲游名山齋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

嘯不視遂

往廬山

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范將軍

王亮范雲並已見

交好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職相處孫曰人生百年有

如風燭正可怕神養性琴酒寄情安能棲棲役曳若

此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

楊松介談藪曰孫康字伯翳太原人放情物外

棲志丘壑與王亮范雲為莫逆之交 字
齊語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交游不雜

陶徵士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義

皇上人

臧榮緒

南齊書曰臧榮緒東莞莒人純篤好學惇愛五經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

生與關康之俱隱京口

南齊書曰關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為務四十

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獨處一室稀與
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

時號京口二隱

明僧紹累徵不就嘗聞釋僧遠風德僧紹往候於定林

寺太祖欲出寺見之

南史曰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
明經有儒術舉秀才鎮北府辟功

曹並不就隱長廣僧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何相對
郡嶗山聚徒立學

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

戴公故事耳

南史曰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服如其身故云

何子有清退少欲居吳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

宋明帝召至都除永嘉太守子有時寄住南澗寺不肯

詣臺乞於野外拜受詔命見許忽一夜乘小船逃歸吳

隱虎丘山

何子皙棲遁不出豫章王

蕭嶷已見

命駕造之點從後門遁

去竟陵王

蕭子良已見

欲就見之子暫時在法輪寺竟陵往

請子暫遂角巾登席竟陵欣悅無已即遺子暫嵇叔夜

酒杯徐景山酒鎗

何子季

何肩已見

以會稽山多靈異特往遊覽遂家若耶雲

門寺初子季二兄求點並棲遁至是子季又隱世號點

為大山屑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

世稱何氏三高

劉彥度

劉訐已見

少懷隱操兄為聘妻剋日成婚彥度聞而

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彥度掛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彥度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彥度族兄士光

劉歊已見

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携都下謂之三隱

劉彥度每遊山澤留連忘反神理閒正姿貌甚華在山谷之間意氣彌遠或遇之者謂為神人

陶隱居

陶弘景已見

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

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

已

梁昭明性愛山水於玄圃大營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
處其中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
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卞士蔚卞彬已見飲酒以瓠壺瓢勺杞皮為箸著帛冠十二

年不易以大瓠為火籠器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
為傳蠶室

阮孝緒幼有至性與羣兒遊戲便以穿池築山為樂及冠父誠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余躬孝緒荅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雖家人亦罕窺其面人遂呼

為阮居士

南史曰阮居士著高隱傳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錄為

中篇挂冠人世棲心塵表為下篇

阮居士所居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

劉慧斐張孝秀隱居東林寺慧斐於山北構一園名離

垢時人因稱為離垢先生論者謂自遠法師後將二百

年方有張劉之盛

南史曰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慧斐博學能屬

文起家梁安成王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與張孝秀遇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

侯景之亂邵陵王援臺留書二萬卷付馬要理

馬樞已見馬

肆志尋覽殆將周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

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庫東名實則藟芥柱

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

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

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

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居茅山有終焉之志

梁書曰邵陵携王綸

字世調高祖第六子少聰
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

盧度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

食食已即去

南史曰盧度字孝
章始興人有道術

會稽山有一人姓蔡隱居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
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人呼為謫仙

馮靈通雅好山水魚有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棲遊之適

頗以此聞世祖給其功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

琛周視崧高形勝之處造閒居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

曲盡山居之妙

北史曰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博覽諸書篤好佛理被

虜入北遂隱居嵩高世宗召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拜使衣幘入見馮苦求以幅巾至朝遂不強逼還山數

年與僧徒禮誦為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

王沙彌

王

母終後遨遊輦洛悅其山水與范陽盧元明

鉅鹿魏季景結侶同契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

王叔朗閒淡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良辰美景

嘯詠遊遨登山臨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物外司馬

王

韋敬遠

韋夏已見

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

對翫琴書蕭然自逸時人號為居士時有慕其閒素者
載酒從之敬遠為之盡歡接對忘倦

周明帝敬禮韋敬遠嘗貽以詩敬遠願不時朝謁帝敕

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曰逍遙公

周明帝貽敬遠詩曰六爻貞遯出三

辰光少微穎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

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
薇詎能同四隱來叅余萬幾

王無功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奴婢數人自課種黍春

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與仲長子光服食養性欲

見兄弟輒渡河還家遊北山東舉著書自號東舉子

王續

仲長先生傳曰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往來
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菴河渚間以
息身焉賣藥為業人莫知之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覩而
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
先生辭以瘡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
喻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劍書老易二字示之
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通中說曰薛收問仲長子光
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

人曠哉大乎
獨能成其天

朱桃推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軌
為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推不言而退逃
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每
織芒屨置之於路人見者皆言朱居士屨也為鬻取米
置之本處桃推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庶下車深加
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推不荅直視而去士庶每加優
異蜀人以為美談

宋祁唐書曰桃推益州成都人高士
庶在益州屢遣人存問見軌走林草

自匿

云

孔極侍郎朝迴遇雨避於一叟之廡下延入廳事叟烏
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叟
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
公不覺頗忘宦情

元魯山

元德秀
已見

南遊陸渾見佳山水乃定居屬歲歉庖

厨不充彈琴讀書怡然自得好事者載酒肴過之不擇
賢不肖與之對酌陶陶然遺才物外琴觴之餘間以文

詠率情而書語無雕刻所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為高人所稱

賀知章請為道士還鄉里就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
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田游巖已見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

田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田東鄰

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每冬時取溪冰琢其清瑩者煮茗以供賓客

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同隱徂徠山每
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王摩詰貯蕙蘭用黃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劉昫唐書曰王

維字摩詰太原祁人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如葷血晚年長齋不衣文綵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十數名僧以玄談為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邢和璞曾居終南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

馬伐薪汲泉都是名士

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於庭下謂之報時猿

學士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多與親友結宴花園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裀却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自號伊川田父

顏真卿為湖州刺史張志和來謁真卿以其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為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陸羽隱苕溪自稱桑苎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即慟哭而歸人謂今時接輿

李兵部

李約已見

雅度玄機蕭蕭冲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

之致琴道酒德皆高絕一時不近粉黛性喜接引人物不好俗談晨起裹頭對客感融便過一月多蓄古器在湖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猿必嘯和傾壺連旦不俟外賓

白傳分司東洛日以詩酒自娛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
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登眺望嵩洛既而
霰雪微下因說鎮金陵時江南多山水見居人以葉舟
浮泛就食菰米鱸魚念之不忘逡巡忽有二人衣簑笠
循岸而來牽引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
耦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小僮烹煮汴流過於檻
前聞舟中吟笑方甚盧歎其高逸不知何人問之言是
白公與僧佛光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

劉昫唐書曰盧
簡辭字子策范

陽人父綸工詩有聲於大厯間簡辭文雅之餘尤精法律累官檢校刑部尚書

白樂天在東都居履道里宅有池水可泛舟樂天每命

賓客繞舫以百十油囊懸炙沉水中隨舫而行一物盡

則左右隨取之藏盤筵於水底

白氏長慶集池上篇序曰都城水木之勝在東

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開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退老之地地方七十畝屋室三之一

水五之一竹九之一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

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

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以

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徑罪刑部侍郎時有粟千斛書
一車泊臧獲之習筦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潁川陳
孝山與釀法酒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甚清蜀客
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三方長平滑
可坐卧太和三年樂天始得為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
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
為池中物矣每至池風春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
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
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
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曲未竟
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
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篋成韻章命為池上篇云爾十
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
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橋有船有書有
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
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熬

菱白蓮皆我所好盡在我前時飲一盃或吟一篇
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苗薺蘆服鮓
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盧簡求致仕還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

側公卿在席詩酒賞詠竟日忘歸

劉昫唐書曰盧簡求即簡辭之弟辭

翰縱橫長於應變仕至太原尹北都留守

王涯別墅有佳木流泉

劉昫唐書曰王涯字廣津太原人貞元中為相

王龜簡淡瀟灑以琴書自適意在人外倦接朋遊於永

達里園林深僻處創書齋吟嘯其間目為半隱亭

劉昫唐書

曰王龜字大年父起翰林學士
拜吏部尚書龜累官越州刺史

王龜從父起在河中於中條山山谷中起草堂與山人
道士遊朔望一還府第後人目為郎君谷

司空圖在中條山芟松枝為筆管人問之曰幽人筆當
如是

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
為人知而不得安處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我將棄汝深

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母遂焚去筆研與放轉居窮僻
人跡罕至

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乞歸

大苑傳曰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父蔭

光挈家南渡寓潭州昂真宗朝翰林學士拜章乞骸骨前後所得奉賜購奇書以諷誦為樂閒居自稱退叟弟協以純謹稱仕至主客郎中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昂頗好釋氏書晚歲自為墓志門人謚曰正裕先生

真宗寵詔留俟秋涼

時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

比行

錫宴玉津園昂弟協亦退居里中兄弟皆年八十人號

渚宮二疎

林逋隱居杭州孤山常蓄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
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泛小艇西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
則一童子應門延客坐為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船

而歸蓋常以鶴飛為客至之驗

歸田錄曰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

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畫
善為詩如草泥行郭索山木叫鉤輒為士夫所稱

錢文僖留守西京時幕下有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

名士每同游宴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處不
到有郭延卿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呂文穆遊累舉不第

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作相更薦之得官職然延卿未嘗出葺幽亭藝花足跡不及城市時年八十餘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延卿欣然延接道服對談數公踈與聞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遂進陶尊果藪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

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
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酒禮數杯盤無少加於前而談
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
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
彼視富貴為何物耶因稱歎累日

東都事畧曰錢維
演字希聖幼有俊

才父俶使賦遠山詩有高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
俶異之咸平中獻所為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
志於學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
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以平
章事判許州
卒謚文僖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同在館中花時各數京
師花最盛處滕曰皆不足道約旬休日相率同遊三人
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
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
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特甚
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闌
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又顧指開
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莘老時在諒闇中辭之衆遂

起去莘老常語人云平生看花只此一處

勝元發孫覺
孫洙別見

宋史曰錢藻字醇老明逸從子幼孫刻
厲為學累官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

司馬溫公優游洛中不屑世務棄物我一窮通自稱齊
物子元豐中秋與樂令子訪親洛汭並轡過韓城抵登
封憩峻極下院趨嵩陽造崇福宮至紫極觀尋會善寺
過轆轤遽達西洛少留廣度寺厯龍門至伊陽訪奉先
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
保應觀文富二公之廣化寺拜邠陽堂下涉伊水登香

山到白公影堂詣黃龕院倚石樓臨八節灘還伊口凡
所經遊發為詠歌歸叙之以為遊錄士大夫爭傳之

范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蘼
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燕客其下約曰
有飛花墮酒中者為余嚼一大白或語笑諠譁之際微
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四遠無
不以為美談

田承君有廬在亂山中前有竹旁有溪溪畔有大石前

後樹以梨棗日與弟穿竹渡溪倦則坐石上或藉以草
葛巾草屨吟諷而歸以足遺老而忘憂

蘇養直隱京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
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
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
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車溪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賈
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拂彈坐客莫不自

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

鄧椿畫繼曰江參字貫道江南人長於山水形貌清

癯嗜香茶以為生

隆茂宗乃畫為據琴圖

夏文彥繪圖寶鑑曰僧梵隆字茂宗

號無住吳興人善白描人物山水師伯時高宗極重其畫

松江一漁父每棹小舟往來長橋扣舷飲酒酣歌自得

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過吳因就與語且曰先

生澡身浴德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父笑曰君子之道

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

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

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無與吾事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
聰明強健閒退十有六年寧皇初與朱文公同召公獨
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
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猶有望
於斯世也公已決於高蹈遂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
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
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刀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啜菽飲
水嘯傲長松脩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水之勝
杖策獨行登廬阜汎彭蠡絕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
所過雖兔迹鳥道人跡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

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紀

視北雜志曰張偉字子偉范陽人寓居京

口

耶律官奴與烏哩特人蕭幹友善幹謂官奴曰仕不能
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

簞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努然之時稱二逸

史達

曰耶律官努字奚隱林牙幹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系嗜酒好佚初徵為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

趙景道隱居燕南教授為業金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

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

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

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

臣乎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

金史曰趙質字景道達相思溫之裔

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

葉去文與鄧牧心

硯北雜誌曰葉朴字去文鄧牧字牧心俱錢塘人鄭德明遂昌雜錄曰

鄧牧心葉本山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覈不苟作

俱隱大滌山

或數日不食或一食魚人清夜放遊則不避豺虎白晝

危坐雖客至亦不起去文於大德中忽馳書別親友云

將他往且詣鄧言別即端坐而逝後十餘日鄧知去文

仙去歎曰葉君出處與我同奈何給我言別吾亦當長

往耳乃為去文述墓志又於燈下取其集讀畢而終

趙子固

趙孟堅已見

脩雅博識酷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

石名跡遇其會意輒傾囊易之善作梅竹往往得逃
禪石室之妙於山水尤奇時人珍之襟度瀟爽有六朝
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東西薄遊必挾所有自隨一舟
橫陳僅留一席為偃息之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諷
至忘寢食所至識不識望之而知為子固書畫船也

尤平章嘗微服江浙探謁南士後除行省平章素慕褚

雪巘高節

遂昌山人雜錄曰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伯珣自宋以清苦節行聞

雪巘時寓

跡黃冠住天慶觀尤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丈語觀主
王管轄曰我欲一見褚高士觀主言其人孤僻士宰相
何故欲見之尤意愈堅時雪巘方閉戶讀書觀主扣門
雪巘曰主首不游廊管轄何為至此觀主以實告雪巘
曰某自来不識時貴人何忽有此時平章已拜於地意
雪巘延坐其室雪巘即鎖戶偕行廊廡間尤執禮愈恭
至前堂雪巘語尤曰三年前有一閬州王高士嘗留此
某非其人也長揖竟出尤顧瞻良久而去

天台諸士人物色得呂處士

呂徽之已見

嘗共詣之值處士

在溪上捕魚諸人告以特來候見之意處士隔溪語曰
諸公先到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酒與魚
至因共飲盡歡而散明日復躡其蹤則處士已徙家矣

倪雲林所居有清悶閣幽迥絕塵中有書數千卷皆手
自校定經史諸子以及釋老之言盡日成誦古鼎彝名
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之屬敷紆繚繞其外則高木脩
篁蔚然深秀每雨止風收杖屨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

娛望之者識其為世外人也

顧仲瑛

見已

家富於貲輕財好客購古法書名畫彝鼎

秘翫別築墅於茜涇西題曰玉山佳處日夕與客置酒

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

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

與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餽

館聲伎並鼎甲一時才情妙麗與諸人略相酬對風流

文雅著稱東南

語林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卷

語林卷二十一

明 何良俊 撰

捷悟第十三

漢世稱見事敏速者曰一日千里蓋言捷也夫有觸即悟其孔子所云耳順非耶然孔子必俟知命之後而後世小生率能及此余竊怪之嘗觀釋氏菩薩乘六度五者皆以慧為導師然定復生慧其與吾儒明則可以至於誠誠則自無不明一道也故初地之慧謂之世諦既定

之慧謂之真諦真諦則與理為一即耳順是也然初
地之慧本於賦畀既定之慧假於脩習賦畀必由天降
脩習可以力強此其難易之辯也奈何後世初地之慧
與古不異而既定之慧渺焉無聞豈人之易其所難顧
難其所易耶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
如丘之好學嗚呼惜哉

楊德祖

楊修已見

為曹操主簿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

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外

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迴師時人服其幾決

魏太祖征袁本初有治餘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以用之謂可作竹甲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德祖德祖意懸同

桓溫陰懷犯順追蜀人知星者問以國家運祚修短星人云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決無憂虞五十年

外不論耳由是大忤溫旨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與之星人乃馳詣習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習鑿齒之言對溫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讀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宋文帝時到彥之北伐甲兵資實甚盛

南史曰到彥之字道豫彭城武

原人楚大夫屈到後也為豫州刺史鎮歷陽元嘉七年侵魏回軍焚舟步至彭城

及敗還委棄

蕩盡武庫為之一空一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

列上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

人仗上既問而悔得琛對甚喜

沈約宋書曰顧琛字弘璋吳郡吳人晉司空和之曾

孫祖履之父愜並為司徒左西曹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累遷尚書庫部郎

劉士章

劉繪已見

為南康相郡人有姓賴居穢里投刺謁士

章士章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荅曰未

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

蕭彥瑜嘗與御宴醉伏筵中

蕭琛已見

武帝以棗投之彥瑜

取栗擲上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也彥瑜

荅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大悅

梁時有沙門訟田武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徧問莫知

劉顯曰貞文字為與上人帝忌出之

梁書曰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父融

晉安內史顯幼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好學博涉多通仕至平西諮議參軍

祖元珍

祖瑩

為彭城王

勰

參軍時尚書令王肅曾於省

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
松無罷風彭城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
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彭城
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彭城有慙色祖在坐即云
有所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元珍應聲
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
嗟賞之彭城大悅退謂元珍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
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東魏孝文帝嘗宴羣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酒屬羣臣
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曰
沽酒老嫗甕注瓦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甄琛曰
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
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
和之亦速

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目
菩薩何為低眉沙彌荅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

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隋煬帝與唐神堯俱是獨孤外家由是神堯與煬帝每相狎侮神堯面皺帝於衆中目為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泊歸以告實皇后曰某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饑凍矣后欣躍曰此言可以室家相賀神堯不喻后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大悅

太行山有薛居士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釋曇延少年

知道夙悟絕倫嘗一造之言謔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方圓動靜命曇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居士驚異絕嘆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搯牀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令狐相

令狐絢已見

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

明寺之西廊忽覩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

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
除却雙勾兩日全諸賓幕顧之駐足良久莫能辯班蒙
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
一寸非寺字乎點去冰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
下字三梁四柱而烈火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
明寺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
哉令狐公稱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
而去

朱梁張策年十二父同嘗浚甘泉井得鼎耳有篆曰魏
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造製作奇巧同甚寶之策時
在傍徐言曰建安二十五年曹公改元為建康其年十
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繆
與同大驚亟遣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奇之

五代史記
曰張策字

少逸河西燉煌人父同為唐容管經畧使策少通
悟好學開平中拜中書侍郎以風恙罷卒于洛陽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

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五代

史楚世家曰馬希範字寶規馬殷第四子殷卒希範龍
爵楚王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舉拓拔常等
十八人皆故
幾時學士也

有客嘗訪青龍寺僧屬主者忽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
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客怒取筆題門而去詞曰龍
龍東去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
不能詳有一沙彌解之曰龕龍去矣有合字時日隱有
寺字敬文不在苟字碎石入沙卒字此不遜之言辱我
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或云沙彌是懿皇帝

朝文皓供奉

陳恭公

陳執中已見

當國日曾魯公由起居注除待制恭公

弟婦王冀公孫女曾出也歲旦拜恭公公迎謂曰六新

婦曾三除從官喜否王固未嘗歸外家輒荅曰三舅甚

荷相公收錄但太夫人不樂責三舅曰汝三人及第必

是全廢學丞相嫺家備知之故除待制也恭公默然未

幾改知制誥蓋恭公不由科舉失於夷攷女子之警敏

如此

東都事畧曰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嘉祐六年拜平章事公亮精於法令多知朝廷典章

臺閣故事時韓琦為上相歐陽修參知政事琦於法令典故問公亮文學人材問修百官奉法循理而朝廷治

封魯國公

謚宣靖

王定國素為馮當世所知荆公絕不樂之一日當世力薦於神祖荆公曰此孺子耳當世恣曰王鞏庚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鞏之生與先天節同日也荆公愕然不覺退立

趙魏公夫人管道昇善書畫

陶九成書史會要曰管夫人諱道昇字仲姬吳

興人趙魏公室封魏國夫人有才畧聰明過人為詞章作墨竹筆意清絕亦能書

吾竹房

吾衍已見

嘗題其所畫竹石竹房有一私印是好嬉子三字即以此印倒用於跋尾人皆以為竹房之誤魏公見之曰此非誤也這瞎子道婦人會作畫倒好嬉子

博識第十四

孔子語子貢曰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一以貫之則孔子果不貴博識耶及觀萍浮楚澤隼集陳庭異鳥舞郊殯羊出井苟非博識誰為辯之夫孔門見道莫過顏子顏子之有得於孔子者莫過於喟然之歎

今觀其所稱高堅前後與夫卓爾末由皆形容道體之妙若夫孔子之善誘與顏子之善學者唯博約二語而已蓋二者互相為用不可廢也不然則其告子貢者語一足矣其所貫者復何物耶後世舍博而言約此則入於釋氏頓悟之說道之不明也夫何尤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漢武

故事曰張寬字叔文蜀郡人武帝時為侍中

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

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圖

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

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令屬車載酒

漢書曰朔

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朔別傳曰朔南陽步廣里人列仙傳曰朔是楚人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郎中宣帝

初棄官去共謂歲星也

竇攸舉孝廉為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
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帝
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百匹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

問臨邑侯劉復

後漢書補注曰復齊武王伯升孫北海王興之子

復不能對薦

賈逵

已見

博物多識帝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

業驚驚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帝

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

應對左右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
遊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
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
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
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至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
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
焚柴萬車龜語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

說龜樹共語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

薪

諸葛恪
已見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
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死叅佐問之恪曰此事在白
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僊囊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碁下
有一杯白水與墮者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
否墮者曰不願停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

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饑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以醋漬之當有五色光見試之果爾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出一石鼓扣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言聲

聞數里

晉武帝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怪乃招携之水濱洗祓遂因水泛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東晉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

大悅

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衆莫

能辯張司空以問東廣微東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

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王隱晉書曰東哲字廣微陽平人賈謐請為著作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墓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

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蘓寶生並不能悉賈希鏡對曰

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訪果然

南史曰賈希鏡平陽襄陵人祖弼之

父匪之家傳譜學齊高帝取希鏡為驃騎參軍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

皆如貫珠

陸常侍

陸澄已見

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

卷王僕射常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

王儉已見齊春秋曰儉以四

部書盈溢几閣自劉歆七畧以來應更區別乃著七志上之時人以比相如封禪書

澄曰僕少來

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

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

等盛自商略澄俟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十條皆

儉所未覩儉乃歎服

南史曰何憲字子思廬江潯人博涉該通羣集畢覽天閣秘書寶人間散逸

無遺

漏焉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杅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事
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常侍後來更出諸人
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

竟陵王

蕭子良已見

常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

升以問陸常侍

澄

陸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

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王摛少以博學知名王僕射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

齊春秋曰儉集文學之士總校虛實隸之謂之隸事隸事自此始也探索皆窮唯廬江何

憲為勝乃賞以五色簞白團扇憲坐簞執扇意氣甚得

擣後至僕射以所隸示擣語之曰卿能奪之不擣操筆

便成事既與僻辭亦華美舉坐擊賞僕射命左右抽憲

簞擣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僕射笑曰所謂大力者負

之而趨

南史曰王擣東海郟人晉少傅雅之後以博學見知為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

永明時天中忽有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上金

天頌王擣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
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
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
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
過此

南史曰崔慰祖字悅祖清河東武城人解褐奉朝
請聚書萬卷鄰里年少來從假借日數十卷慰祖

手自取與
未嘗為辭

劉士深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酒昉次及問劉曰酒
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

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

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

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掾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南史曰劉

杳字士深平原人父懷慰北中郎司馬杳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

斛律士亮

徵

博涉羣書魚解音律初樂有鐸于者近代

絕無此器或有自蜀中得之皆莫之識士亮見之曰此鐸

于也衆弗之信士亮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持之其

聲極振衆乃歎服

上官儀詩語中用影娥池

唐詩紀事曰儀字游韶陝州人
工詩其詞綺錯婉媚時人

效之曰上官體高宗時為相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獄死武后惡之也學士時無解其事

者祭酒令孤德榮召張柬之等十餘人示之柬之對曰

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

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

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

劉昫唐書曰德榮
宜州華原人博涉

大史早知名大業末為藥城長太祖入關引直丞相府
記室貞觀中官至國子祭酒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

涉獵經史尤好三禮令孤德榮甚重之姚崇薦為宰相
及誅張易之兄弟柬之首謀其事中宗即位以功擢拜

天官尚書封
漢陽郡王

盧若虛多才博物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
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
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

唐太宗立晉王為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
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侏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
鳴南陽侏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
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

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
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
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詰言安妃有斷栗金
跳脫是臂飾

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
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遂林芳草綿綿思盡日
相携陟麗譙別後巘嵒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韓於

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辯凝龍藝最多盛德好
將銀筆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筆之僻他日
或荅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或從容問韓以雪兒
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
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
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
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
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寮文章有奇麗

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又問癡龍何出定辭曰
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
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
之後其人得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
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或囀磬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隨
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問李珣曰何謂內黃珣曰河
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珣

曰秦有都尉理外黃其故壩在今雍丘下黃為高齊所

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

五代史記曰李

珽河西燉煌人唐末為監察御史後趙匡凝鎮襄陽辟掌書記梁太祖破匡凝得珽喜曰此真書記也除考功

負外郎知制誥後為亂兵所殺

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

問徐鉉鉉奏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

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

也朝士皆歎其博識

江南徐鉉嘗奉命撰文與其兄鉉共論猫事鉉疏得二十事鉉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嚙草欄外夜則歸卧

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

臣俱無知者

湘山野錄曰江南徐知諤為潤州節度使溫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

僧錄

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脂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

山時或風撓飄擊急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
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
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舊本書中載
之

六一居士詩話曰吳僧贊寧國初為僧錄讀儒書
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辨縱橫人莫能屈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刃以
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
能識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
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

正夏故疆也

鄴道元水經注曰赫連氏以百鍊之鐵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

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柔逋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人有獲玉印遺

原甫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甫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俗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宋末襄樊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自解因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

洋別鴈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朱瑄張清獻
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人

始服其精確

金履祥
已見

豪爽第十五

夫豪爽者略於檢節故其小德或多出入然與齷齪
嗇縛窄家人細務狹小者殊矣

漢車帝一日臨朝命文郎居左武郎居右時方儲正佳
在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帝嘉其才以繁亂絲付

儲使理儲拔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謝承後漢

書曰方儲字聖明丹陽人仕至郎中幼喪父事母母死負土成墳種樹千株鸞鳥集其上白兔遊其下

汧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劉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

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

吟鄴道元水經注曰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為守登之而歎曰劉封中

孰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為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

王右軍

王羲之已見

為會稽內史謝公

謝安已見

就乞牋紙右軍檢

校庫中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

節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舞
稍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

桓玄已見

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

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劉毅家在京口質約過常嘗與州里士人往東堂共射

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曾祖距廣陵相叔父鎮

左光祿大夫毅少有大志不脩家人產業桓弘以為中

兵參軍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時庾仲豫
密謀討玄後宋太祖以其貳於已討誅之

為司徒長史暫至京要府中僚佐共出東堂殺已先至
遣與庾相聞曰身久躋頻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
虞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庾素豪徑前不荅殺語
諸人並避之唯殺留射如故庾厨饌甚盛不以及殺
殺既不去庾甚不歡俄頃殺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
驚豈能以殘炙見惠不庾又不荅後竟為殺所毀

沈約
宋書

曰庾悅字仲豫潁川鄆陵人曾祖祖亮晉太尉祖義吳
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悅少為瑯琊王參軍司馬桓
立篡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遵承
制以悅為寧遠將軍為劉殺挫辱疽發背而卒

王太常性豪爽為吳郡太守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

富沙門太常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

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瑯琊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參

軍稍遷太常卿至中書令

以屢犯上顏于獄中賜死

齊高祖於華林宴命諸臣各效伎王敬則脫朝服袒裸

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

此敬則荅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

名荅

羊高昌初赴衡州於兩艫舫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

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

綠塘傍水觀者填咽

南史曰羊侃字祖忻太山梁父人父祉仕魏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

八寸雅好文史父使侃南歸大通中封高昌侯

孫德璉

南史曰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

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窬

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

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

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為勝賞

南史曰孫

雖武臣常於山齋設講肄業玄儒之士冬夏資奉而履身率易不以名位驕物甚為當世所稱

李白登華山落雁峯曰此處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雨

將軍裴旻

李肇國史補曰裴旻為龍華軍使出守北平

嘗請吳道玄畫天宮

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劍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

為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

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澁

劉昫唐書曰翰即李華宗人以進士知名天寶中寓

居陽

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

神逸則綴文

唐詩紀事曰皇甫曾字孝常為殿中侍御史天寶中兄弟進士名相上下時比張氏

景陽孟

陽云

于頔鎮襄陽

劉昫唐書曰于頔字允元河南人貞元中為襄州刺史非法聚斂恣意虐殺專以陵

上威下為務卒謚厲

廬山符載齋書就于乞買山錢百萬于即時

與之

唐詩紀事曰符載字厚之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習業青城山衡擢第濟老死無成唯載以王

霸自許恥於常調韋

舉鎮蜀辟為支使

裴寬罷郡西歸見一士坐樹下甚貧與語奇之舉一船

金帛盡與之此人不辭登舟奴婢偃蹇者輒鞭之乃張
徐州也

段文昌

已見

負才傲俗落拓荆楚間嘗半酣鞞履於江

陵大街上往來雨下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
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
當買此宅住聞者皆笑後果鎮荆南遂買此宅

劉義聞韓昌黎接天下士徒步謁之後以爭語不能下
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

君為壽

唐詩紀事曰

劉又節士也

放肆為俠因酒殺人

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

能為歌詩然恃故時

所負不能俛仰貴人嘗謁韓昌黎作冰柱雪車二詩出

盧仝孟郊之右樊宗師見而獨拜後歸齊魯不知所終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

雲人瑞有鄭仁表

唐詩紀事曰

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

人畏薄之仕為起居郎劉鄴少時投

文於仁表父洎仁表嗤鄙之鄴為相仁表貶死

王智興為徐州節度一日諸從事會飲賦詩智興至從

事即屏去翰墨智興言適間作詩何獨見某而罷復以

箋陳席上小吏亦置箋於智興前智興引毫立成曰

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
塞北烟塵我獨知四座驚歎監軍謂張祐曰觀茲盛事
豈得無言祐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
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章句右軍書左右言書生
諂辭耳智興叱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生海內
名士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為王智興樂善矣劉
唐書曰王智興字匡諫溫縣人少驍銳事徐州刺史李
洧洧以徐州歸國智興累官徐州刺史武寧節度使
崔弘禮嘗過宣武從劉玄佐獵劉酒酣顧語曰崔生獨

不知有此樂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為公歡弘禮臂鷹
與玄佐馳逐急緩在手一軍盡驚曰安得此奇客

寇萊公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
油雖溷軒馬廐必用蠟炬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為遊客見之胡待之甚厚丁因投
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
失望以為厭已遂辭去胡即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
惟此飲器願以贖行丁始諭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

力推挽胡遂至顯位

滕達道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客時范尹京滕少年頗不
羈往往潛出狹邪縱飲范公病之一日至滕書室中因
明燭觀書以俟其至意將媿之滕夜分大醉而歸范公
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畧無懾懼長揖問曰公所讀何
書公曰漢書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東都事畧曰滕

元發字達道東陽人范仲淹見而奇之神宗朝拜翰林
學士性疎達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
肝膈神宗知其誠蓋後力言新法之害落職知筠州或
以為且有後命元發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

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
毀言日聞上覽之釋然改知揚州卒謚章敏

韓魏公喜營造所臨之郡必有改作皆宏壯雄深稱其
度量在大名於正寢後稍西為堂五楹其間洞然不為
房屋號善養堂蓋平日宴息之地

蘓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
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使子弟密覘之聞子美讀漢
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遽撫掌曰
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

邛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聞之大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宋子京

宋祁已見

博學能文章天資醞藉好遊宴自喜晚年

知成都府帶唐書於本任刊脩每宴罷盥漱畢開寢門垂簾燃二椽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皆知為尚書脩唐書

宋子京脩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幣幕然椽燭一秉燭二

左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堂紙
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頗見主人如
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太尉
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
引滿大醉而已如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
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之幾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
事後每讌集必舉以為笑

洪覺範至儋耳嘗謁姜唐佐唐佐不在見其母母迎笑

食以檳榔覺範問母識蘓公否母曰識之然無柰其好
吟詩公嘗杖而來指西木榻自坐其上問曰秀才何往
我言入村落未還有包燈心紙公以手展開書滿紙祝
曰秀才歸當示之今尚在覺範索讀之醉墨欹傾曰張
睢陽生猶罵賊嚼齒空齟齬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歌者袁絢嘗從東坡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垂一
碧無際加江流傾湧月色如晝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
絢歌其水調歌頭曰月明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

自起舞

范德孺喜琵琶暮年苦夜不得睡家有琵琶第二婢每

就枕即便雜奏於前至熟寢乃得去

宋史曰范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三

子況執有幹畧與蘓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仕至戶部侍郎出知延州以元祐黨人奪職

蔡魯公守維揚維揚特多過客日夕盈府寺一日蚤膳

召客設涼餅會者八人俄報客繼至公必留偶來者不

已坐客私語蔡公卒迫留客若是他食輒咄嗟為尚可

如涼餅者柰何便辦請共嘗之及食時計留客已四十
又冷淘皆至仍精腆時共稱之

張天覺為渝州南川宰時章子厚經制夔夷狎侮州縣
吏無人敢與共語部使者念獨張可亢之檄至夔會子
厚詢人才使者以張告即呼入同食張著道士服長揖
就坐子厚肆意大言張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子厚大

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介甫遂得召用

東都事畧曰張商英字天覺蜀

州新津人章惇薦其才召對除光祿寺丞紹聖中遷左
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謂蘓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

防範祖禹為姦以司馬光文彥博為買國至以宣仁后比呂武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極其稱美至是追論其罪其詭譎不常如此喜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

張紱巖

張浚已見

屯兵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

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河北人簾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翊日斬死囚拘于衆曰此苗劉刺客也私識其狀貌物色之終不遇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時多景樓落成于湖為書

樓扁公庫送銀二百星為潤筆于湖却之但需紅羅百

匹於是大宴合樂酒酣于湖製詞命諸伎合唱甚歡因

以紅羅百匹賞之

書史會要曰張孝祥字安國號于湖歷陽烏江人讀書過目不忘下筆頃

刻數千言紹聖中廷對第一官至顯謨殿直學士篆書極工大字亦佳揚萬里謂安國書甚真而放

揚州有一趙氏富而好客家有明月樓一時諸名公題

詠多未當其意後趙子昂過揚主人知之迎至樓上盛

筵相款所用皆銀器酒半出紙筆求作春題子昂援筆

書曰春風閨苑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主人得之甚
喜撤酒器為贈



語林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二十二
三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范鍾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二

明 何良俊 撰

夙慧第十六

世言早慧者大未必佳自孔文舉小時大中大夫陳韋
已有是語殆不然夫黃帝徇齊后稷岐嶷此皆大聖人
也豈後果不佳耶蓋人性皆善而根有利鈍若穎脫者
最易為善夫既易為善則亦易為惡在所以養之耳後
人不論所養而槩責之早慧吁可怪哉

陳咸小時父萬年嘗召至牀下教之咸睡去頭觸屏風

萬年怒責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

因不復言

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官廷尉監累遷尚書

黃文彊小時家貧都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色養博通

經典精究道術時人為之語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東觀

漢記曰黃香字文彊江夏安陸人九歲失母哀毀殆不免喪十二太守劉護召署門下孝子家業虛貧衣食不

瞻舅龍鄉侯為作衣被不受

桓麟年十二

張騭文士傳曰桓麟字元龍精鑒好學

在伯父太尉坐

范曄後漢

書曰桓馬字叔元沛郡龍亢人父郁
祖榮皆以經學顯名馬位至太尉

太尉告客曰此吾

弟子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為詩曰甘羅十二楊烏
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麟應聲答曰邈矣甘羅超等
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蠢弱殊才偉年仰慙二
子俯愧過言

黃子琰少即辯惠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
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未知所
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東觀漢記曰黃琬字子琬江夏安陸人琬少失父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

司徒盛允有疾黃太尉

瓊

遣子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

事副司徒府允發書視畢微戲子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琬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徒因拂衣辭去

孔北海

孔融已見

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

故荅曰小兒法當取小者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

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
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
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
曰劉豫州何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劉玄德從
西階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沈子正小時有異年十一歲華子魚行風俗見而奇之
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子正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

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子魚慙謝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見幼

童若此者

張勃英錄曰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

辯於口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力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道之畧當時之務權欽容敬焉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以終不為已用害之時年二十九

張純

吳書曰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錄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

令治有異迹推太子輔義都尉

張儼

吳錄曰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

皓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對曰皇
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唐厲鋒鋦思不辱
命既至賈充裴秀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朱異曰志
不能屈僕射羊祜尚書何預並結縞帶之好朱異
異字季文吳郡吳人朱桓子也以父任為郎拜騎都尉
代桓領兵孫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
將軍據曰本知李文俱童少知名嘗同時詣驃騎將軍
愴定見之復過所聞

朱據

吳志曰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有姿貌膂力又能
論難黃武初拜五官郎中時選曹尚書暨監疾貪

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
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
聽卒敗權咨嗟將率追思呂蒙張溫以據聞三人才名
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拜建議校尉

欲試之因語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騷衷以迅驟為

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入坐儼乃
賦犬曰守則有嚴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
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
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皆隨目便
賦成而後坐據大笑悅

何平叔小時魏武帝納其母平叔少養於魏宮至七八
歲慧心天悟形貌絕美武帝欲以為子每扶持遊觀令
與諸子長幼相次平叔微覺此意坐則專席止則獨立

或問其故答曰異姓不相貫

王戎年七歲時嘗與諸小兒遊矚看道邊李樹有子扳折諸小兒競走之惟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愍懷太子少便聰慧武帝甚愛之六七歲時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上衣裾使入閤中上問其故太子對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親近火光令照

見人主

晉書曰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長子幼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

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廢五穀帝嘉其意即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傳祇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

張光祿

張永已見

嘗携内外孫遊武丘山顧正禮時年數歲

光祿撫之曰兒欲何戲正禮答曰兒正欲枕石漱流

王養

王泰小字

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群兒

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

梁書曰王

泰字仲通幼敏悟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與王筠齊名沈約常曰王有

養炬謝有覽舉炬即筠小字也

王僧孺五歲便機警嘗有餽其父冬李者先以一枚與

僧孺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梁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

人衛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祖淮宋司徒長史僧孺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入梁歷吏部郎

徐孝穆早慧

徐陵已見

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其早就謂之

顏回

蕭建平

梁書曰蕭大球字仁珽簡文帝子封建平王

明惠夙成高祖歸心釋

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請身代時建

平年七歲聞之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
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明悟如
此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

休袁答曰尊患既未瘥眠亦不安

南史曰袁君正字世忠陳郡陽夏人祖顥

雍州刺史父昂尚書令君正美風儀
善自居處早得時譽為豫章內史

謝元正幼便聰慧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舅尚書王筠
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

落乃追步惠連矣

陳書曰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父蘭以孝義稱貞少

有至性仕始興王錄事參軍

陸從典八歲時讀沈休文集見回文硯銘援筆擬之便

有佳致

南史曰陸從典字由儀吳郡吳人祖雲公父璜皆有文才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位太子洗

馬陳亡入隋為著作佐郎

虞荔年九歲往候太常陸倕

倕已見山披會稽

陳書曰虞荔字餘姚人祖權梁

廷尉卿父檢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官太子中庶子領著作

倕問五經十事荔

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弟寄亦機敏

南史曰寄字次安少聰敏及長好學善屬

大性冲靜有棲遁志弱冠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陳寶應據閩得寄甚喜承聖中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托以道阻不遣數歲時有人造其父遇寄於門嘲寄云郎

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慙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孔文舉之流也

魏宗室元子和

魏收魏書曰元順字子和文宣王澄之子

九歲時師事樂安

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誦之旬有五日

一皆通徹豐白文宣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

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文宣笑曰藍田生玉

何容不爾

何安八歲時遊太學顧良戲之曰汝姓是荷葉之荷為河水之河安應聲曰先生姓顧是貨雇之雇為新故之故

李德林幼便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通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為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造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

陵丈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注云邠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服其機頴孫思邈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弱冠善談老莊兼綜釋典及百家之說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

蘇瓌初未知頴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客次頴擁篲庭廡間遺落一文字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云指如十挺墨耳似兩張匙客異之良久瓌出與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孽瓌備言其事客驚訝

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瓌稍親之有人獻兔懸
於廊廡瓌召頴令詠之即應聲曰兔子死蘭彈將來挂
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覽詩異之由是學問
日新文章蓋代及帝平內難制誥駱驛皆出於頴時稱
小許公

蘇頴年五歲時裴談嘗過其父頴方誦庾信枯樹賦避
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
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任皆歎異之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

厚玄英

挺之妾

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

枕席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

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視之

已斃矣左右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

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

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

劉昫唐書曰嚴挺之華陰人體

質昂藏雅有更幹姚崇深器異之又與張九齡善張欲引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眷足下宜一造門

挺之素負氣竟不肯詣深為林甫所嫉子武神氣雋
爽敏於聞見幼有成人之風官餼南西川節度使

蘓晉數歲能屬文嘗作八卦論王紹宗見而歎曰此後
來王粲也

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坐中一物以四聲
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異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有員倣九歲
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應爾因
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倣跪奏有臣舅子李泌帝即馳

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
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
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
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
精神要大於身

李衛公

李德裕
已見

幼時父吉甫每誇其敏捷武相元衡召

見問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告
吉甫吉甫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

陽而問所嗜書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小字董二年七歲時讀書至牧誓

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

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

高郢已見劉昫唐

書曰高定小字董二聰明絕倫人以其幼惠多以小字呼之尤精王氏易著易外傳二十二卷

楊大年

楊億已見

七歲時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

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

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

之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為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岳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金釧可易酒何用剪髮為也何大

驚即易之

元史曰岳柱字止所一字兼山自幼容止端嚴性穎悟有遠識至大中授集賢學士

賢媛第十七

夫無非無儀女婦所貴然觀王儒仲樂羊子之妻與孟
德耀辛憲英諸人其深識高行世所稱賢者尚不敢輕
擬又豈可以一切少之哉若蔡文姬辱身北庭君子耻
之縱文才卓出又何稱焉

王儒仲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儒仲與令狐子伯
為友後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儒
仲車服鮮麗僕從都雅儒仲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
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儒仲目之有愧容客去

久卧不起妻問其故儒仲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情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儒仲屈起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范曄後漢書曰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王莽時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

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嘗有他

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

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列女

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犯之先劫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

不飲盜泉之水

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

廉者不受嗟來之食

禮記曰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屨貿貿而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

從而謝之不食而死仲尼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况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

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袁隗妻馬倫是李長女

馬融已見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

遣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

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

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兄舉世以為笑今

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

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南郡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而所

在之職輒以貨財為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

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
默然不能屈

蔡文姬自匈奴歸後適董都尉董犯法當刑

董祀為屯田都尉

文姬自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
堂曹公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
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為改
容曹公曰誠為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廩
馬萬足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不濟垂死之命乎操

感其言乃特原祀

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適河東衛

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喪亂為匈奴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

贖之嫁與董祀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南康主不即知之後知乃
拔刀向李所因欲斫之李在窓梳頭未竟李姿貌端麗
見主來徐徐結髮歛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擲
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

續晉陽秋曰
溫尚明帝女

南康長
公主

謝鎮西

謝尚
已見

妾阿妃有國色甚善吹笛謝死阿妃誓不

嫁郗曇時為北中郎設權計遂得阿妃為妾阿妃終身

不與曇言

晉書曰郗曇字重熙郗鑒第
二子司徒王導辟秘書郎

王江州

王凝之已見

為孫恩所害謝夫人

名道韞已見

嫠居會稽

太守劉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

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

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連徐酬問旨詞理

無滯劉退而歎曰寶項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

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

胸

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曾孫少登清宦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

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麓矣時人重其言

宋太宗后王是僧朗女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琊人元嘉五年拜淮陽王

妃太宗即位立為皇后

帝嘗於宮內大集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

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歡笑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適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景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為懦弱婦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朱百年妻孔氏亦有高行百年卒於山中蔡興宗為會

稽太守餉米百斛孔氏遣婢詣郡固辭時人美之以比

梁鴻妻

劉孝綽三妹嫁瑯琊王叔英

詳未

吳郡張嶷

南史曰張嶷字四山吳郡

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湘東王長史

東海徐悱

梁書曰徐悱字敬業東海郟人徐勉子也

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內史

並有文才徐妻尤為清拔

鄭善果母崔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崔氏常於閤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處事不允母則不與之言善果伏於牀前終日不敢食善果由此厲己為清

吏

李審諸為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審諸御史皆有慙色肅宗宴于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善為優因使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頰眉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

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冤耶豈忍使其妻與群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妾雖至愚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為之罷

戲

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降柳潭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椿

元相

元載已見

得罪後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概頗聞

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

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

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堅不從命

范攄雲漢友議曰韞秀王縉相

公之女右丞維之姪初王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父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有奩幌資裝盡為紙

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
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

按通鑑及劉昫唐書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
時作相史言縉卑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
壻同時俱在政府又不應婦翁卑體於女婿則載妻
為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為韞秀
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相牴
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劉異將赴鎮安平公主入辭以異姬從安平左右皆宮

人上盡記忽見別姬問安平曰此為誰安平曰劉郎聲音人大喜安平不妒顧左右曰別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

令狐峒為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故事刺史始見觀察皆戎服庭趨峒以前輩耻為此禮入告其妻韋氏韋氏亦以抹首庭謁為非謂峒曰卿自視何如人頭白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黥死我亦無恨峒乃以客禮見映映深以為憾以事奏貶峒為衢州別駕

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
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隕陷得錢盈船奴婢喜奔告
鄭鄭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夫必以
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
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拚而築之

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
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
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

負天子使垂白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為請久乃釋之
軍中遂安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勲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桃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

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諠言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太祖
慎密以告家人曰外間詢詢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或云
即魏氏長公主方在厨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
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為耶太祖默然
而出

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卧病不起家徒
四壁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

女辭不受曰豈敢以此汙先君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于公宇之東廡既行以元物榜於門壁付之守吏無毫髮損二女廉潔如此又文筆議論皆士人所不逮後清獻以子姓妻之

容止第十八

珠藏淵而川暉玉韞石而山潤苟符采炳發雖重波積壤何能掩焉顏子曰苟有溫良在中斯眉睫與之矣嗚呼容止之於人豈直黼黻藻繪而已耶

陸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

吳地記曰陸閎字子春吳郡吳人陸暢之子

光

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謝承後漢書曰陸閎建武

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上見而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為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為將帥猶著纁巾

管幼安在家恒著皂帽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常三日香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

愛香嘗上廁還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

今君而惡我愛香也坦曰古有好婦人患而捧心顰眉見者皆以為好其鄙醜婦法之見者走公便欲使下官遁走耶季和大笑以是知坦

魏武帝佻易無威重性好音樂倡優在側窮日達夜被服輕綃常自佩小鞶囊以盛手中細物時或著恰帽見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詠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間肴饌皆沾汚巾幘

譙允南體貌素朴而潛識內敏然無造次論辯諸葛武侯領益州牧辟為勸學從事初到脩謁左右皆笑既出

有司請推笑者武侯曰孤欲不能忍何況左右聽令勿

推

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人幼孤與母兄同居耽古篤學家貧不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研精

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身長八尺體貌朴素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然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

州命為勸學從事亮卒周聞問即便奔赴尋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

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

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何平叔慧心天悟容貌絕美每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

是神仙之類

嵇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
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羣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魏陽元魏舒已見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為相國參
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陸平原兄弟初入洛見張茂先張問平原雲何以不來
平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茂先茂
先為人多姿制又好以帛纏須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己
陸士龍好笑嘗著練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

已幾落水

王安豐形狀短小目甚清炤能視日不眩

衛洗馬

衛玠已見

總角時乘羊車入洛陽市見者咸曰誰家

璧人

衛叔寶風神秀異其舅王武子嘗與同遊語人曰昨日
吾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布置須眉亦勝人我輩皆

出其轅下

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見之欣喜厚供給之

庾太尉

庾亮已見

兄弟初渡江行路人有避雨者悉聚廳事

上征西車騎

庾翼庾冰並已見

自譬遣之不肯去太尉新沐頭

散髮高詠從閣內出向人奔迸走去莫有留者

諸人要阮光祿

阮裕

共詣林公阮曰欲聞其言惡見其面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儔有以

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路中得一巧作

老婢乃越石故妓一見桓便潛然而泣桓問其故答曰

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

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
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卧不怡者數日
安公講僧常數百習彥威曾餉十梨值安開講安便於
座中手自剖分梨盡人徧都無頗偏

釋道安習鑿齒並已見

裴瓚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肅然改容
謝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鬚髮如墨時謝混風鑒
為江左第一常與晦同在宋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頗
有兩玉人

謝景仁至性整潔居宇淨麗在坐輒唾左右人衣事畢聽一日澣濯故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有人詣謝並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

宋明帝姿貌豐潔與圭璧等質

王令明王惠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王徐起去

姿制不異常日

王思遠見已立身簡潔客有詣之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

不聽前形儀新楚乃與促鄴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陸探微

畫叔夜像賜之

南史曰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少篤學善老易侗儻好大言

都水使者季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
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
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言其兩
反也

褚太宰

褚淵已見

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

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時人以方何平叔

王景文

王或已見

風姿為一時之冠袁粲歎曰景文非但風

流可悅乃鋪啜亦復可觀有客及識謝混者曰景文方謝叔源則為野父矣粲惆悵曰恨眼中不見如此人

續世

說曰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或謝莊為一雙阮韜何偃為一雙

張景胤

張敷已見

音儀詳緩與人別輒執手曰念相聞餘響

久之不絕

張思曼

張緒已見

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見者肅然如在

宗廟

張思光

融

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

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

張長史

融

形貌短陋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草帶垂寬

殆將至骷謂之曰草帶太急融曰既非步更急帶何為

梁武平建鄴朝士造之獨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

拜謝景滌時年二十為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

雅瞻視聰明梁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

竟體

南史曰謝覽字景滌陳郡陽夏人父瀾太子詹事覽遷尚齊錢唐公主仕梁為吳興太守

張都尉

張續已見

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踈朗神采爽

發

何敬容公庭就列容止出人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

必須整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

何所縛耶敬容希旨故並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

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

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天監

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歷官侍中

劉顯將之尋陽朝賢設祖勝流畢集顯懸帛十疋約曰儉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者既而周弘正著綠絲布袴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陶隱居

弘景

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

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徐孝穆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

李諧形貌短小魚是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
瘠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李密目腫子正方黑白明澈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
仗下黑色小兒為誰云是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小
兒瞻視異常無令入衛

李特進

李嶠

體貌短小鼻口都無厚時議不以重祿待之

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措笏於帶而後乘馬

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帝後每用人必曰風度能若張九齡乎

玄宗召李白見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路侍中風貌之美為世所聞鎮成都日委政於孔目吏
邊咸日以伎樂自隨宴於江淮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美
又善巾裹蜀人見必效之後自剪紗巾之脚以異於眾
閭巷有眩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耶

朱泚之亂裴佖與衣冠數人佯為奴求出城佖最寢陋

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劉昫

唐書曰裴佖字弘正裴耀卿之孫能屬文弱冠舉進士德宗南狩奔詣行在拜拾遺佖清勁溫敏所交皆當時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佖沒餘慶行朋友之服縉紳美之

鄭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采如玉

崔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當時目為釘座梨言席上之

珍也

劉昫唐書曰崔遠博陵安平人祖輿兵部侍郎父澹吏部侍郎遠仕至右僕射從昭宗東遷柳璨希

朱全忠旨貶白州長史被害於白馬驛

趙匡凝氣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之衣

巾上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五代史記曰趙匡胤字光儀蔡州人氣貌

甚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為政有威惠

蘇東坡云梅二聖俞長身秀眉大耳紅額飲酒過百觔輒正坐高拱此其醉也

蘇端明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劉元城對賓客或宴居雖暗室常端坐畧無欹仄至於終日

劉器之待制對客多默坐往往不交一談至於終日客意甚倦或請去輒不聽至留之再三有問之者曰人能

終日危坐而不欠伸歌側蓋百無一二其能之者必貴

人也以其言試人皆驗

東都事畧曰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少師事司馬光既仕請於

光曰願一言終身行之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目曰自
不妄語始哲宗立光舉安世充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

官左諫議大夫後
除名羈館峽州

黃太史

庭堅

嘗言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

黃太史過范景仁終日相對正身端坐未嘗回顧亦無

倦色景仁言二十年來胸中未嘗起一思慮不甚觀書

若無賓客則終日獨坐夜深方睡雖兒曹歡呼咫尺皆

不聞庭堅曰公却是學佛作家

呂居仁云米元章盥手用銀方斛瀉水於手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趙文敏公

趙孟頫已見

神觀煥爛容儀軒舉每一入朝則光

映殿廷世祖常目送之語左右曰此神仙中人

倪雲林性好潔每盥頸易水數次冠服著時數十次振拂齋閣前樹石常洗刷見俗士避去如恐凜

語林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二十三

明 何良俊 撰

自新第十九

堯舜尚不能無過今之庸衆人廼曰我無過是果堯舜之弗若歟故人之遂其過乃至沒其身而不悔惜哉是以聖人重改過其稱顏子之好學曰不貳過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嗚呼後之人有過而能自知又不然於自新亦庶幾孔子之徒矣

仇覽為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諫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改悔到母牀下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於是元遂修孝

道後成佳士

范曄後漢書曰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少為書生淳熙鄉里無知者年四

十縣名補吏選為亭長暮年稱大化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受惡人弔不進而去林宗遽追謝

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後淑感悟終成善士

王藍田

述

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為用謝奕嘗

忿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著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蕭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之自後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玉

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
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到茂謙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
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瞻善納交遊庖厨豐腆多致賓

客愛姬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以怨望下獄減
死輸作尚方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

南史曰到
撫字茂謙

彭城武原人彥之之孫襲爵建昌公宋明帝立欲收物
情以撫功臣之後擢為太子洗馬仕齊至五兵尚書

張延符

張充
別見

少不拘檢肆意畋遊父思曼請假還吳始

入西郭值延符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遙望見思曼
乃放鷹絀犬向舟而拜思曼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延
符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終身
折節思曼曰若過而能改乃顏子矣明年翻然易操尋
師就學博覽古籍爵為名士

梁蕭恪為雍州刺史委政群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

蔡遂

一作遂

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武帝續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三國典畧曰蕭

恪字敬則南平元襄王偉之子官雍州刺史

魏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奕碁廢日至通夜不止令蒼頭執燭或時睡頃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讀書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

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赤彪許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北史甄

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漢太保邯之後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

時有所陳亦為孝文知賞

南唐元宗嗣位之初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略無虛日常
乘醉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唯歌南朝天
子好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上悟覆杯大懌厚賜金帛
以旌敢言上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固不當有銜璧
之辱翌日罷諸歡宴留心庶事圖閔弔楚幾致治平

術解第二十

夫術小數也然觀其變幻詭異有不可以理推者嗚呼
亦神矣況君子學道苟至於精義入神則其妙又曷可

勝窮耶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
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闕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
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闕

巧制皆在尊中

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都太守衡少善屬文後遊太

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算之學

蔡中郎

蔡邕已見

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

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

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鄉
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
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
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

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范曄後漢書
曰吳人燒桐

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
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

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

伏滔長笛賦序云
柯亭之觀以竹為

椽邕取為笛
奇聲獨絕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

水者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
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
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

管公明

管輅已見

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

曰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譴嗤公明
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若少女反
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嵇中散夜彈琴忽有一鬼著械來歎其手快曰君一絃

不調中散與琴調之聲更清婉問其姓名不對當時疑其是伯喈後中散亡時亦被桎梏

吳末亡時恒有紫氣見牛斗間張司空聞雷孔章雷煥妙

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以一進於張劍至光曜燁燁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

以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忽於腰間躍出
忽見二龍相隨飛去

魏帝殿前大鍾不叩自鳴人皆震駭衆以問張茂先茂
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鍾鳴應之耳尋蜀都上事如茂
先言

葛稚川

洪

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

精辯玄蹟析理入微忽與廣州刺史鄧嶽疏云當遠行
尋師剋期便發鄧得疏狼狽徃別而葛坐至日中兀然

若睡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仙去

郭景純

郭璞

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郭投策歎曰黔

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族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嘗夜坐月中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貌甚偉著械有慘色在中庭稱善便與交語自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以廣陵散賀遂傳之于今不絕

王大將軍

王敦已見

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

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

不然此是回颿槓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

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

鼓

又善於敦也敦無子養為嗣

晉陽秋曰王應字安期舍子也以為武衛將軍用為副貳伏誅

于法開醫術明解嘗旅行暮投主人其家妻產而兒積

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針之

須臾兒下羊骨裏兒出

高逸沙門傳曰法開初以義學著名後與支遁有競故遁居剡

縣更學醫術

佛圖澄初詣石勒勒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

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色曜日

梁釋慧皎高僧傳曰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氏

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與諸學士論辨疑滯皆闇若符契能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永嘉四年至東土欲立寺洛陽不果時石勒屯具葛陂杖策到軍門勒大信服

佛圖澄妙通玄術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乳傍先有

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常以絮塞之

夜欲讀書則拔去絮孔中出光一室洞明

鳩摩羅什

已見

嘗講經于草堂寺姚興及朝臣大德沙門

千有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忽有二小兒登吾肩慙障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

姚興謂鳩摩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之爾後不住僧房別立解舍諸僧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語之曰若能見效食此乃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無異常食諸僧愧服乃止

庾道愍精于相木手板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
色令人多愆以手板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雖甚貴然
令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
侍明帝自稱下官帝性多忌甚不悅休祐具以狀言帝

意乃釋

南史曰庾道愍潁川鄆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有孝行頗能屬文少孤其母漂流交州及長求

為廣州綏寧府佐負檐冒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
悲泣嘗入村雨驟寄止一家有嫗負薪而還道愍心動
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聞者莫不揮淚仕齊至射聲校尉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雞

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乃是

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病愈

南史曰褚澄字彥道褚彥回之

弟也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
答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尤難忍請療之
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按孔穴針之秋夫如言
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
忽然不見宋文帝云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唐謂杜道

鞠彈慕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胤圍慕徐道度療疾道
度是秋夫子

徐之才善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踵痛諸醫
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病

者言實曾如此之才為剖得蛤子二枚大如榆莢

張太素齊

書曰徐之才字茂卿高平金鄉人五葉祖仲融隱於秦
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因留瓠蘆遺之曰習此子孫當
以道術救世開視乃扁鵲鏡經一卷習之遂為良醫父
雄代傳其術號為神明之才幼而俊發尤為精敏仕梁
為豫章王鎮東常侍隨綜鎮彭城綜降魏之才走至呂
梁為魏所獲既羈旅以醫自業又諧隱滑稽王公貴人

爭饋之稍遠
散騎常侍

齊梁間有薛伯宗善徒癰公孫泰嘗患背癰伯宗為氣
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
稍稍長大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
痿損

嘗有人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紛錯文采異常徐之才
見之曰此人瘤也問所得處云於古墓見髑髏額骨長
數寸削視有文理遂用之其明悟如此

隋文帝將遷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庾季才旦日
奏云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之議
且漢營北城經今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為遷
徙計帝愕然謂頴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

濟陽蔡仲熊禮樂博聞嘗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
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
律乖矣人皆伏其言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

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
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
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欷歔流涕謂其子曰
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
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趙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宛若長
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

一時俊決

樂纂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
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五弄皆削

凡歸雅述胡茄五弄譜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于貞觀十年

許肩宗仕陳為新蔡王外兵叅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術窮肩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煮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重薄之是夕語

袁客師

袁天綱子名客師

嘗渡江叩舟而言曰舟中人鼻氣皆

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足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矣江中風果大起幾覆而免跛男子是妻師德

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

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

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

劉勰唐書曰李

嗣真滑川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為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章懷太子嘗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

縑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

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葉法善居玄真觀嘗有朝士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

忽有一美措傲睨直入稱麴秀才年二十餘肥白可觀
笑揖諸公抗聲譁論良久暫起法善曰此子突入詞辯
如此恐是魑魅俟其復至密以小劒擊之隨手墮於階
下化為瓶榼一座驚懾遽視乃醲醢也衆笑飲之其味

甚佳咸曰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劉昫唐書曰葉法善拈
蒼人三代為道士皆有

攝養之術法善少傳符籙尤能厭劾鬼神
顯慶中徵詣京師先天中封越國公

僧一行長於術數所善王生其子殺人繫獄求救於一
行一行曰吾以數推之近當有赦遣其徒授以布囊戒

令某處廢園伺之有物當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來
至晡時果有七豕入園盡獲之即寘於大甕中密覆封
以太一泥朱書梵字誌之太史奏北斗忽不見帝以問
一行曰莫若大赦帝從之其夕太史奏北斗復見如故

劉昫唐書曰一行姓張氏魏州昌樂人都督公謹之孫
少聰敏博覽經史尤精歷象五行之學時道士尹崇博
學先達素多墳籍一行詣崇借太玄經讀之數日還其
書崇曰此書意指稍深吾尋之積年尚不能曉吾子試
更研求何遽見還一行曰究其義笑因出所撰大行玄
圖及義決一卷示崇崇大驚因與談其奧曠甚嗟伏之
謂人曰此後生顏
子也由是大知名

客以按樂圖示王右丞右丞徐曰此霓裳第二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涼州獻新曲玄宗御便坐召諸王觀讓皇憲曰曲雖佳然宮麗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及安史之亂乃思憲審音

讓皇已見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薛滿

李翱守廬江有重囚當刑引錄之此人哀鳴曰某有薄藝願於貴人前試之問之乃長嘯也因命釋械俄而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謂蘇門之風出於赭衣之下可與孫阮同躅乎即赦其罪

李贇皇

李德裕已見

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贇皇曰金山

泉揚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劉禹錫為屯田貲外郎時一僧有術數極精禹錫邀之至省方欲問忽報韋生在外禹錫令僧坐簾下出接韋韋獻卷禹錫略省之意色殊倦韋去僧吁嗟良久曰某欲言貲外心必不愜如何禹錫曰但言之僧曰貲外後遷乃本行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生知印處置禹錫大怒揖出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禹錫轉屯田郎中

晁文元公

迴

少聞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

其後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清澈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聲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張僕射

齊賢

漕江南日以書薦王冀公

王欽若已見

於錢希白

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跼蹐門下厲聲詬閤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此不知何人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入使其一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踈瘦舉

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睇視既退稽顙興
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希白戲曰都堂便有此等
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
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
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希白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
術者曰恐不在他日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

冀公已真拜

東都事畧曰錢易字希白吳越國王侖之子十七舉進士言者以其輕俊黜之太宗

語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李
白才也太宗喜曰若然當用唐故事召入禁林會盜起

鮑南不果真宗朝擢
知制誥遷翰林學士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貓公未知其精麤

以示吳正肅

吳育已見

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

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
也凡帶露花則房歛而色澤貓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
如一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

蔡君謨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造
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

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茶之精品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

貼驗之乃服

東都事畧曰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為著作佐郎時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

襄言貶殿學士知杭州性嗜茶第其品目以為譜

太重得改英州襄為政清明以端明

賈師憲微時

賈似道已見

嘗出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一布裘

道者瞪視曰官人好自愛將來功名不在韓魏公下賈

意其見侮既而醉博平康偶破其面他日復遇道者頓

足驚歎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其後悉驗

紐勒歡尼嚕古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

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

遼史曰紐勒歡尼嚕古逸其氏族補積慶宮人應歷

初為習馬實達爾以母憂去一日至雅布山見一巨人惶懼走巨人止之曰勿懼我地祇也葬爾母於斯當速詣闕

必貴顯因從之累遷馬羣侍中

李國用自北來杭

輟耕錄曰國用登州人嘗為卒遇神仙教以觀日之法能洞見肺腑世稱

神明傲岸陵物時貴咸敬之謝后諸孫有字退樂者設早

饌延致國用至即據中位省幕官皆列坐不得其一言

時趙文敏公在杭人稱為七司戶與謝媾戚屈來同飯
文敏公風瘡滿面李望見即起迎語坐客曰我過江僅
見此人耳瘡愈即面君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後皆
如其言

李國用兼能望氣襄陽未破時世祖命即其軍中望氣
行踰兩三舍即還奏曰臣見卒伍中徃徃有台輔氣襄
陽不破江南不平置此人於何地未幾果下襄陽

吾子行

吾衍已見

妙解音律嘗有一人從豫章來以音律自

高聞子行造之子行遍扣所列鍾鐃問之客言其音所屬語皆符合子行最後取東柱下鐃鍾擊之鐃形弇其音涵沍客審聽之曰宮乎子行笑曰宮當渾以圜此鬱勃不發非宮也而不比他音當是古棄鐃耳客乃服

巧藝第二十一

夫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藝非君子所先也然孔子曰游於藝又曰吾不試故藝至以博奕為賢於無所用心則亦豈聖人之所廢哉余觀莊生言宋元君將畫圖一畫

史後至儻儻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則解衣磐礴羸
君曰是真畫者也後世稱王維之畫為天機所到嗚呼
夫能遺人而後可以全於天是豈維藝哉進於道矣他
如輪扁之輪郢人之斤庖丁之解牛皆所謂遺人以全
天者也苟僅能執繩墨守途轍而不失者是工徒之廝
役也曷足以言藝哉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谷先生
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

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歎異之

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

張懷瓘書斷曰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篆父駟子玉官至濟

北相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然畫之間莫不調陰陽素昂評其書如危峯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

賢寔字子真官至尚書亦能草書

弘農張芝芝弟昶

羊惜能書

人姓名曰弘農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

云匆匆不暇草書人謂為草聖芝弟昶漢黃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也

並善草書

而魏武亞之桓君山

桓譚已見

蔡伯喈

邕

善音樂馮翊山子

道王九真郭凱

三人未詳

諸人善圍棋魏武皆與埒能

魏文帝善彈棋能盡其巧嘗云京師先工有馬合鄉侯
東方安世張公子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

魏文帝善擊劍嘗與征虜將軍劉勲奮威將軍鄧展飲
宴鄧自言善有手臂習兵能空手入白刃因求與魏文
對時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
臂

晉世羊曇善唱樂桓子野善挽歌

二人已見

及袁山松作行

路難曲時人謂之三絕

晉中興書曰山松陳郡人祖喬
益州刺史父方平義興太守山

松歷秘書監吳國
內史孫恩亂見害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程令王
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月入

縣羊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

此彌善

實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太山人不疑子
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

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衆賢非無雲塵之遠若
親承妙旨入於室者唯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

驟之近械若嚴霜之材婉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駉驛
飛馳可謂王之蓋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

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
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衡陽王

義季

鎮京口戴顓衣野服為王鼓琴並新聲變曲

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聞之嘗曰

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也以戴好音常給正聲伎一

部

宗敬微

測

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

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為妙作

羊玄保善奕棋何尚之亦雅好棋吳郡褚胤年七歲入

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坐

何尚之請曰屑奕棋之妙超古冠今魏犇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上不許時人痛惜之

江左能碁人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太祖嘗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

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

自漢時已有佛像而形制未工宋戴顓父子特善其事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顓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遂除

宋孝武賜何戢蟬雀扇乃顧景秀所畫同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後齊高帝好畫扇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

劉瑱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並為當世第一瑱妹為
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成疾
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蒨畫
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
密使媼奶示妃妃視仍唾之因罵云故宜早死於是恩
情即歇病亦除差

蒨子顯齊書曰瑱字士溫劉繪弟也
善畫婦人時有榮陽毛惠遠善畫馬

並為當世第一瑱
仕齊至義興太守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嘗於扇上圖

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梁宣城王於東府起齋令顧野王畫古賢

陳書曰顧野王字希馮吳

郡吳人祖子喬梁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臨賀王記室以儒術知名野王七歲讀五經畧知大指九歲能屬文

嘗制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著龜占候蟲

篆奇字無所不通為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為揚州王野王及瑯琊王褒並為賓客後仕陳至黃門侍郎王

褒書贊

周書曰王褒字子深瑯琊臨沂人曾祖儵祖騫父規並仕南朝褒識量淹通博覽史傳除秘書

郎蕭子雲特善草隸褒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時入周仕至開府儀同三司時

人稱為二絕

鄭述祖聰敏有風檢為先達所稱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吳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笑言

吳道玄嘗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即生烟霧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及回帝
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
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
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

各極其妙也

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為國朝山水第一

玄宗召李思訓圖大同殿壁兼畫掩障數日因奏對上

曰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真通神之佳手也

王右丞

王維已見

畫思入神其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

為天機所到非學可及

語林卷二十三